



徂徠集

丈

全

九八

| |
|------|
| 服部文庫 |
| 117 |
| 724 |
| 4 |



417
724
4

徂徠集卷之八

物茂卿著

序十一首

叙江若水詩

予誦江翁詩而後知神祖之深仁厚澤入於民者至浹洽也。吾博桑文明之運方今如日再中也。間嘗竊揚推詩所繇隆降論其世則寧平之際於斯為盛。其名公鉅卿相與賡歌乎本朝之上。所為潤色鴻業。黼芾王猷者。野篁藤常嗣之倫。皆颯颯乎治世音哉。

則山澤列仙之儒亦有若民黑人西山隱士輩其嘯
傲呻吟之聲時時聞乎人間者蓋庶幾乎東方陶韋
之流亞云雖然當是時上以取士下以資仕務為名
高厚利隨之是其所為詩之教在彼不在此焉是其
詩而隱者抱所由顯者以藏焉則豈莫有不平鳴于
幾微之間邪是其所尚即上之所好焉則長慶之流
響日以卑矣是以詩之亾也數百千載降而之國風
也亦數百千載蟲蟲習習莫有乎爾皆詩之權在上
故也今希世求進者則輒相謂曰薄海之內短後悉
裝曳長劔躍怒馬者滔滔皆是吏以為師奉三尺武

斷舍是非君子也則擿藻如春葩奚益於殿最哉有
王人者焉有侯伯者焉有公士大夫者焉有陪臣士
者焉有民人者焉族類風別賤不可以貴而農賈之
子恒為農賈也段使上之人由詩觀其志下者登高
能賦雖李杜復生不可為大夫也則今之時非言詩
之時矣雖然百年昇平文恬武熙素封樂業老身長
子率多暇日莫有所使之而下有所好之者帝之力
于我何有哉於是有錦里夫子者出而博桑之詩皆
唐矣方今君美龍舉於東都師禮虎視於北陸林叟
歸然於海西伊鳥聯美於中州雖其言人人殊粹折

不同。要之皆聞其風興起者。權在下也。故吾曰。文明之運。有往而還。如日再中也。雖然是皆世所謂薦紳先生者。迺猶且或疑於其爲名高者也。吾獨誦江翁詩。而後知有真好之也。翁名兼通。字子徹。其先世有操計倪者術。謂津南四方之中以居之。數頃田。種秫者半之。環溉以奠水。汲其清爲酒。冽且美。馨鄉日聞。近遠遂以致千金之富。迺命其鄉。及至翁之好詩。是寧有所加厚其利哉。年未強而屬家政。其子取其所得贏。益斥買異書。以自娛。尚且歲一來東都。雖眎會計乎。雜處保豎中。儻然也。興至吟。迺琅琅然衝口出。

盆蟲皆鄉音。高陽之徒。駭然罷去。是併與其所利忘之矣。雖然。使其有朝夕之虞。廢居之勤。亦安能大展力於其所好哉。故吾以翁名之。其爲詩也。莫有耿介處士之風。迺能種澹其辭。削糝其趣。雋永乎其味之也。莫有游間公子之好。迺能樂其利。安其分。優猶乎其言之也。其調雖未得超中晚而上之。迺能句而順字。而恻髣髴乎唐音也。是誠莫有所使之。而亦有所使之者乎。故吾曰。神祖之深仁厚澤。入於民者。爲爾其行也。謁予求詩叙。夫高明炎炎。燕之巢其幕。鬼之所瞰。而爲山林者。弗近焉。偃乎樓乎。循墻而走。邦國

之士。爲廊廟者賤焉。是非翁之嚮慕。而亦莫有蒂芥乎胸中。以好者在也。且也嚮所稱道數君子者。吾未識其人。而能識其詩。雖則或嫌乎藉重以名高者。是亦所爲以吾之好從翁之好者。且足以爲贈邪。

桃源藁序

予業已叙津南江子徹詩。越二年。伏陽貫隆父。又齎其所爲桃源稿者。來謁予叙也。訊其所由以名桃源者。迺以伏陽伏陽故嘗以桃名海內。而隆父則輒自以秦遺民也。夫伏陽者。勝國時豐王所都居處也。夫當豐王之起黔首中。身致霸王之業。鞭撻諸侯。睥睨

九鼎。餘威所震。二韓貢而中國封也。其心誠欲爲始皇之所爲。而世學士大夫。論隲其武虜所夷殘。亦以謂較諸嬴氏之暴。不啻焉。是其流風餘韻。被及其生平。所觀游宮榭遺墟。故都邑所在地者。宜若或有彼兼葭蒼蒼。秦聲之烈也。及予受讀隆父詩。以卒業焉。則喟然嘆而曰。何其瀟灑清約。一似隱君子之度哉。又訊其故。其所偕子徹同師事者。世所謂鳥鳴春先生。鳴春先生。隱居津伏間。言詩數十年。弗輟。自守其學。所造詣又弗衰。吾不知其詩於淵明也如何。而高尚其志。則庶幾焉乎爾。然予又揖隆父。護洲之舍。與

共揚摧漢魏六朝以及唐王孟韋柳諸家言則恍然
迺言曰孰謂古昔桃源不在今武陵也邪蓋謂予漁
父黃道真也嗚呼夫隆父生當豐王時則今桃源不
足以避秦之暴已獨賴神祖之深仁厚澤浹膚淪
髓乎百年之久者人樂其業南雅之聲鬱起者如予
向叙子徹詩所云焉是其所以避秦者以時不以地
也是其所為自詫桃源者以詩不以人也則孰謂今
武陵曾不如漁父乎雖然淵明之言曰其中故不殊
外人則漢魏六朝亦何必竢漁父而後知之乎是其
所不暖姝一先生之言以謁予叙者惟其有之是以

為之叙

一刀萬象序

今之工章爾者宜莫池道雲氏若焉予獲寓目其所
為一刀萬象者迺蹶然興以言曰吁哉之人之為技
一至此極邪其體則羲頡籀斯峒嶠石鼓孔甲盤盂
闕里蝌蚪雲章穗文揚雄之奇旁及仙篆玉清天書
蒐古鉤隱雜然具舉稽疑訂偽毫分釐析與夫隸楷
世所希用遊戲一至時出之也其象則琮璧圭笏或
墮或觚鼎鬲白壘乃布雜佩縷文繡錯細入秒芴龍
款龜紐天馬獬豸百物神姦夏禹所鑄滾瓜出目梓

人雕琢攫捫援攀靡弗肖也。法度則圓規方矩衡水直生。衰者如弦句者類弧。一低一昂皆中權鍾高屏相承。小大容受。疏密穠澹。肉好咸宜。顧盼映帶。一稟自然。縱其變化。範我馳驅。莫違越也。品格則高古雄渾。都雅神俊。麗者嫵施。逸者仙釋。或潔冰玉。或勁鐵石。深遠之致。瀟散之趣。燁若春華。晶乎秋蟾。風流欲掬。秀色可餐。辟諸果位。薩埵瓔珞莊嚴。種種相好。宛然備也。其技巧所造。詣則偃師之倡。輪扁之斲。輸蜚木。鳶棲猴棘。端玉楮奪。真而郢斤之成風。不啻過也。此其所爲海內無兩。槩畧具是。若夫一刀所運。得手

應心。而五者羣然從之。猶且獨以象稱者。將無六書所原。惟是物。而法巧與格。亦惟是物也乎。衆美所鍾。轉相倍蓰。什佰都其統。巧歷莫能算。猶且命之以萬者。將無謙也乎。三代邈矣。秦漢不多見。見亦近。誣迺自宋宣和而下。子昂吾衍。景汝一修。以暨乎輓近。休承。凡夫顧何羅金輩。增華推輪。加厲積水。門於是顯。家由是名。章爾墨學。求諸六書。有如一途。而是書猶且以千文爲主者。將無私印。塵塵末由發揮。特借此以罄其若騁桑經之妙也乎。夫梁主所摹。興嗣之山陰之蹟。無復遺法。今書學家奉以爲律令。則安知道雲

氏之業不爲金科玉條於後世焉哉。無兩海內爲厚于將來美哉。技也。一至此極。予以爲今之工章壘者。莫道雲氏若焉。爲是故。正德改元秋八月望。

消間集序

慧巖上人喜詩。詩稍稍佳。輒錄其佳者。佳而調不佳。不錄。顧謂予曰。詩猶吾業耶。吾西方業貴專。詩亦貴專。詩而專。其專乎唐耶。專乎唐者。調也。求法格。而初盛中晚區。而別焉。尚何殊乎。吾三品九輩哉。雖然。能外安養徒矣。故階級縱淺。吾甘爲唐耳。是慧巖上人之詩也。夫宋黃陳何嘗不黽勉氣格。顧沾沾乎作理

語。爲禪家之所宗。其所見。迺在上人之下焉。則不怪上人之能爲靈徹皎然也。祇靈徹皎然。吾未知其果能修西方業者乎。否也。修西方業者。則善導作禮讚其語。雖非詩哉。亦洋洋乎美也。上人其學之耶。吾聞之。詩主聲聲。明興西方。則西方業。故與詩近耶。後善導而數百年。在吾東方。則法然法然之教。尚愚不尚智。其徒多善和歌。上人亦善和歌。和歌之於詩。維其庶幾哉。夫詩雖二百篇。亦多成乎愚夫愚婦之手。則上人豈得諸此耶。上人曰。西方未往。且作此消間語。因爲之叙其消間集也。正德壬辰暢月幾望。

廣陵問槎錄序

廣陵問槎錄者。藝文學味君允明與其門人寺鳳翼氏所爲應酬查客者。詩書牘筆語具是。允明於東都鳳翼於西都。而一繫之廣陵者。所事之國治在是。頃味君因岡生謁予一言。有以標目之。夫予於世一鴻毛。庸何能取二君子之重乎。且味君者。今國子先生高第弟子。早歲非舉。應聘大國。其文章學術業已經伯樂一顧者。是固亾論已。雖然。予獨愛鳳翼氏之業。清綺整贍。出瀛入奎。寒水青藍。駸駸乎未已。可謂不易得之才矣。有才若斯。何問調之同。不方今文明燭

運多士炳蔚。而求其能洗鳩滌侏。卓犖乎衆楚之咻者。千百人中無一人也。予經營斯文十有餘年。屢獲吾滕縣二子以自憇之。今而覩之子。則又愕然异之。夫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是知廣陵之爲大藩哉。吾聞之。廣陵瀕大海。其怪異詭觀。豈多讓於枚叔七發中者邪。夫潮汐之所廻環。波濤之所激盪。若其澎湃洶湧。噏雷噴雨。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橫暴之極。山嶽爲崩。上擊下律。決勝乃罷者。其勇爲然。少焉風息。寂寥若寤。皓魄浮彩。青蘋不動。灑灑澄澄。練縈素映。乎洲隴汀渚之間。則清而如淺。揭厲狐疑。文具斑石。粲然

見底細淪若織小漪似縠海松石帆纖悉可翫者是
鳳翼氏之所資歟母乃遠人修聘所涂由西諸侯之
供是役舟楫之戒利涉之險是其所慮耶以故柔其
色孫其言惟真宰之愁是懼耳不者以彼其才而張
以大之何勇不可賈乎吾聞之昔有皇靈之女降居
甄汭者善鼓瑟其和象鳳皇之鳴其變中帝軒轅之
律呂希音影影玄感鬼神風雨初歇夜深人靜髮髻
乎庶幾一舉之鳳翼氏歸其學諸則和以濟清變以
化整寓綺于玄約瞻于希以翻飛開天之上翱翔漢
魏之際鏘鏘秋秋其調卒可以弗畔矣乎夫然後燁

然成五色以被其身是真鳳翼哉是真鳳翼哉當其
時海內覩鳳之望亦何在韓人邪則安用是編爲也
予老矣後死斯文之托吾視猶吾滕縣二子已足
以見味君育英之樂也遂叙

國思靖遺稿序

蓋余自數華音則稍稍聞崎陽有國先生者其聲藉
甚也乃意獨以是特譯士師耳夫崎陽夷夏之交海
舶之所來集萬貨瓌奇之湊而我五方之民廢居射
利者萃焉爲甲于海內祇其物產異土言語異宜譯
士爲政邪譯士之富又爲甲于崎陽夫利之所嚮聲

譽從之。夷焉彈舌是習。沸唇是效。何有乎道藝。華焉明審。啞啞。嘶喉齒腭。亦何有乎道藝。苟足以立乎龍斷之上。辯知乎異方。互市嘔啞之音。是謂之業之成。師以此而爲師。弟子以此而爲弟子。若國先生者。亦唯以此而豪舉乎一鄉也。是何足尚哉。已又從其門人。岡玉成游。則稍稍得聞其爲人也。欽寄岑峯。落落穆穆。視利若污。聞名若驚。自其童壯。足不躡官府者五十年。一日也。若夫吹竽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其民見以爲樂。輕扞厲禁。恣睢睥睨。內交亡命。蹈海通市。其民見以爲恒。崎陽之俗。較諸青廣。不啻也。鄉

之稱爲敦厚長者。鮮有所不濡濡。而先生獨泊如乎其中焉。先生它無所嗜。嗜酒與山木。崎陽之勝。海環乎山。山環乎邑。一口壺哨。萬溪繡錯。雲日之所映發。畫圖弗如也。先生暇日。則琴酒自隨。留連乎其際。五斗成詩。一石成文。興至焉而曼聲發之。清徽佐之。風雨之和之。以時時依倚乎縹緲之巔。則人或以爲仙邪。先生以是爲娛者。又五十年一日也。余於是乎始識其爲隱君子有道者矣。最後先生卒之明年。釋慧通齋其遺稿。來于東都。需余一言以弁諸其言曰。某識先生之文於國先生之言。國先生易箒之日。焚其

稿稿是以弗備。雖然某等諸弟子。則惜其言之弗傳焉。廣蒐而獲者。僅若干篇。獨以識先生之文於國先生之言也。雖微國先生之命。猶命之矣。序非先生不可。余受而卒業。玩其言。考其德行。先生蓋明文衡山之流亞歟。溫以粹。清而不窳。瀏瀏乎其美也。其詩雖不專唐。其文不攻秦漢。亦足以傳矣。今海內人嘖嘖號稱大師者。何限。長短互有。不無特至。然要其歸。皆侏離鳥言之屬耳。獨先生之業。乃砥砭之玉哉。豈不傳乎。昔衡山以書掩其德。先生之於譯亦爾。玩其言。考其德行。何謂之譯士師耳。而鄉人皆以譯識先生。

其門人亦以譯師先生。所惜豈在其弗備乎。夫弁州。恧於不識衡山。因序其集。則古今事固有相似者焉。乃先生之識余。而余不識也。是其所以重恧者。是其所以不敢謝不敏者爾。正德四年冬十月。

二火辨妄編序

吾國家昌大融朗之化。於今爲盛哉。維昔班鳩氏以前。莫得聞已。列朝培植。以馴致寧平之際。蓋已彬彬云。然未嘗有能以文事乎抗衡華夏者焉。迨乎慶元而還。海內熙洽。奎壁騰。文風所播。縫掖成林。而洛陽王宅。最稱人文之淵藪也。當其時。惺窩羅

山諸公。世所謂大師者。資已英特。學復闊博。加以乘時而起。爲世木鐸。是其才足以凌厲一方。睥睨中土矣。而尚且一意祖述。罕有倚齧。雖則其德之謙讓未遑乎。惟時爲爾。自斯之後。愈益炳斐。至於伊維楨。首倡古義。而濂閩之教。士子弗屑。雖然是乃薦紳先生之徒耳。今讀芳恂益二火辨妄編。則李唐以下醫師皆廢矣。夫方技之士。而至斯極也。亦惟時爲爾。不佞茂卿。於是乎喟然嘆。乃興西顧而言曰。异哉時乎。唐虞二代。聖人用教之邦。而鞠爲胡土。文之與時。闇劣幾乎熄。其衰也若斯其甚矣乎。夫有低必昂。詘乎彼

伸乎此。維楨恂益文之屬也。不過十年。文其將大萃於吾。東方耶。吾又聞恂益它著述。升聞九重。藏諸羣玉之府。芻蕘弗弃。邇言必察。盛德之事。復見今日。夫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足以知風之自哉。恂益字慄父。隱於北山。好學君子。醫也。价其友江兼通。千里齎幣。問業於予。已卒。其孤玄詢。又不遠千里。奉其遺命。問序於予。予素昧醫理。且恂益之意。若謂疾夫非非者焉。爾乎。則予何言。故予且識其大者。以推本諸吾。東方文明之運云爾。

歸鞍吟草叙

鎮西申君有歸鞍吟草之作。其友人竹春菴千里寄示。謁予一言。夫筑自貝先生而後。尠不稱說詩書者。而申君最辨博哉。蓋其人文武自負。不欲以經生自見。馳騁百氏。凌厲千古。出玄入禪。奇正雲湧。其才洵不可測也。已段使與吾曹粹然相遇。廣陵船中。命觴飛籌。拄麈對壘。宏思豪懷。瞰大海以稱快。高談劇論。應怒濤而爭雄。則舛州之於大夫。不啻也。然此莫得往。彼不能來。匏繫各天。徒想其眉宇。此編焉耳。可不恨恨哉。夫申君豈欲以詩傳。而詩盡申君乎。然予識申君於此。而申君獨以此傳。可謂命矣。所賴者方

今筑戾新立。綱紀悉張。耆舊遺耆。行將試用。則申君何必以詩傳哉。詩果不盡申君也。

惟適園六景叙

惟適園者。肥藩大夫中瀨君之子文山所爲。自命其園者也。園有六景。曰堆青嶂。謂金峰也。曰積雪嶺。謂蘓山也。曰棲霞峰。謂溫山也。曰聯華岡。曰漱玉谿。曰度月橋。大夫君之弟幻華上人。與吾藩依子相厚善。乃介依子。徵言於余。夫海西之與東關。其相距何啻三千里。則余未能諳夫園爲何狀。而景之所映發。何如也。然園之所爲命其名者。可得言已。聞大夫君十

三時。斃其不共戴天之讎于芥川上。藉是名顯西諸侯。卒膺大藩之徵。可不謂孝子乎。孝子不匱。永錫其類。文山之所爲適。可得言已。夫大夫君方斃其讎時。年僅十二。弱當不勝衣。而其讎者世所謂桀鰲丈夫也。以年僅十二。弱不勝衣。而與彼桀鰲丈夫者。相抗以斃之。方其時。豈復思後之名顯仕榮邪。何況聲色之娛。溫飽安佚。以適其四體者乎。亦惟適其心志之所爲適已。今文山之所爲適乎園。余故未能諳其爲何狀也。景之所映發何如也。而顧其所爲自誇者。乃不在峻宇崇牆麗榭綺館奇卉怪石異禽珍獸之間。

焉。獨以蘇溫金峰諸勝。遠者一二百里。近者二三十里。與夫岡之花。谿之玉。橋之月。要皆非園中物。適然來獻笑乎吾。而吾亦適然有娛乎吾心。以是徵言四方是已。則其儉樸寡慾。三千里之外。足以想其人也。母乃大夫君家法邪。雖然。大夫君昔者之適以怒。文山今者之適以娛。其撰胡不同也。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大夫君業已膺大藩之徵。名顯而仕榮。見獲乎其君。交孚乎其僚友。以驩然乎其國人之誦。方是時。大夫君蓋亦有所娛云。父怒斯怒。父娛斯娛。故余觀乎文山之適乎娛。而知大夫君之時乎適已。雖

然大夫君豈能忘其昔者之適不適乎。聲色溫飽之
娛哉。則宮室玩好之侈。文山不是適者。余謂之大夫
君家法非邪。乃孝子錫類之懿。信然乎哉。且也文山
其猶倅歟。異日大夫君老而文山承其家也。無事焉
則羔羊之裘。退食委蛇。猶之大夫君今者之適矣。萬
一有事焉。則被堅執銳。爲士卒先。以敵其君。慊亦何
殊乎大夫君昔者之適邪。又聞文山好讀書。善筆翰。
留意風騷。彬彬乎質有其文哉。海內諸君子頗有賦
詩稱揚其事者。余旣已諾依子之請。乃又有想其人
也。遂亦爲歌六章。繫之序焉。乎爾。

思彼山中之人兮。跂予日夜以瞻望。空青一點
兮。冀以餐爾俛齡長。

右堆青嶂

山有千秋雪。我欲持以贈所親。雪邪雲邪。人云白雲
兮。不堪持贈人。

右積雪嶺

日出兮照爛爛。日入兮照爛爛。日出日入兮照爛爛。
不然園中人兮。胡以顏色如渥丹。

右棲霞峰

蜿蜿乎兮聯者岡邪。郁郁乎有花兮聯其芳邪。岡上

花邪長如許。園中人邪樂無疆。

右聯華岡

古人云石可漱乎。乃漱之以玉哉。瓊兮瑰兮。粲粲兮盈其掬哉。

右漱玉溪

寂寂兮園居。誰邪羨者。誰邪來者。度溪橋之逶迤兮。明月之窺我也。

右渡月橋

舊事本紀解序

蓋我東方世世奉神道云。恭稽古昔。六經所載。虞

夏商周聖人所爲道。豈翅我已哉。仲尼曰。政必本諸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是故道也者。先王所爲道也。祀先王。配諸天。後王迺奉天道以行之。爵祿刑賞。降于鬼神。所以一其本也。故仲尼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夫六經雖博。何稱非天。禮必有祭。事皆有祭。惴惴栗栗。唯恐獲罪于鬼神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迨乎禮樂廢。而性理興焉。曰天無心也。曰鬼神氣也。祭則致我誠焉耳。是其意謂先王我欺也。而我覘其心。夫好知

而不好學。以至於賊夫道人之自聖。一至于斯乎。不佞茂卿生也。晚未聞我東方之道焉。雖然竊觀諸其為邦也。天祖祖天。政祭祭政。神物之與官物也。無別神乎人乎。民至於今疑之。而民至於今信之。是以王百世而未易。所謂藏身之固者。非邪。後世有聖人興于中國。則必取諸斯已。杞宋弗徵。孔氏之徒。獨傳周禮。而儒者迺謂先王之道是而已矣。亦不深思也。虞夏與商。我何知之。雖然。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斯乎。我東方之傳其道者。卜部氏。齋部氏。吾道氏。而王子豐聰所志。莫備焉。琴鶴丹侯。取其書解之。剖蠶絲。

析牛毛。其所以言其義者。亦莫詳焉。俛茂卿叙之。侯昔者仕憲廟之世。侍從臣。獨以好學著稱。則知茂卿於細席之上者二十一年。亦深知其不以富貴易所好也。乃茂卿之未聞其道也。故不能贊一辭于其所為解。而唯言我所嘗學知者。是足以叙已。享保四年己亥冬十一月甲斐國臣物部茂卿拜手撰。

水足氏父子詩卷序

余幼時聞之。太孺人云。肥有高麗門。蓋當豐王之征。二韓肥之先侯。有加藤氏者。為冠軍。驍勇功最著。高麗人至今猶以怖兒啼曰。鬼將軍來也。兒迺泣而

不啼。其比諸羅刹夜又噉人類。威武所懾伏可知已。及其歸也。以所屠陷城門歸。表以爲京觀云。太大孺人猶尚及躬親見之。識其材鉅麗。詭異者狀。又旁聞父老長年者所覩記。鬼將軍戰時。它遺佚事。多世所不傳者。初余之內姊嫁肥士人水間氏之子。太大孺人以其爲外孫女。絕鍾愛之。携以往。觀其所以事舅姑若君子何如也。因留三年。迺歸。歸則時時顧余輩襁褓中。語鬼將軍事。娓娓乎弗已。以相慰藉。其將睡時。每夜率以爲常。距于今四五十年。言猶在耳。弗忘也。其後內弟僧香洲西游歸。迺謂彼中人士。近多彬

彬焉。余猶且喞然疑之。及於五六年來。與數墨二君相識。皆湛淫墳籍。翔泳南雅。其所著述。頗翩翩有致也。余始駭然異之。越客歲。文學水足君者。迺价數君千里辱書問。請余言弁其詩卷。披之則携其兒郎邀韓使浪華館中。與相酬和者也。對壘文苑。旗鼓相當。賈勇爭勝。矯不肯下。余於是乎喟然嘆息久之。烏乎肥人之於韓。昔以武爭。今則文競。豈非世治亂之效邪。夫肥自鬼將軍以覲威振于海表。而流風餘韻。被於邦俗。以余之所素聞。武藝相雄長。稱大師者何限。今則否。昇平百年。加以 憲廟右文之治。烝烝乎覃

遐方才子輩出不讓中土。昔之爭也。武夫。今之爭也。君子。曾謂斯卷不若高麗門乎。文學之選。舉重一邦。固無竢余論。而汗血之駒。駸駸日上。亦何以能定其所底止也。獨以太大孺人之言。猶在耳。而惟夫肥俗之所以丕變者。書以為叙。

徂徠集卷之八

徂徠集卷之九

物茂卿著

序一十二首

官刻六諭衍義敘

是歲冬。有司奉 教梓行六諭衍義。迺以茂卿旁嫺象齊之學也。政府行本府特 召俾譯進。又俾作叙敘其由。伏以昔在唐虞時。契敷五教。周司徒鄉六行。八刑明德。親民養老。敘齒之禮。莫不以教化為先者。漢唐而還。以及明清。孝悌力田。木鐸老人之設。導愚

化蚩惇倫睦俗誠爲百王率由之常典也其書蓋放古諸誥之遺意以俚言行之不假丹雘無事脩辭務卑之而勿甚高論施諸農畷紅女屠酤之徒辟如耳提而面命之愜于聽沃于心順乎莫有夭闕雍闓之患務絕事情厭而飲之委曲開說弗喻弗措假使嚚頑至蠢戇之人聽之亦必能帖服其心志不敢爲惡可謂閭里之善教也獨以坊刻諸書皆華船所賈來崎港賈人所貿易人人得購學士大夫又擇其可者私自讎校授梓布于寰區固無煩官處分而斯乃琉球國所致藏諸天祿石渠之上無復兼本流落人

間者或聞其名希一覲末由獲之故有司特奉行其事焉我國家所以崇教尚學啓迪斯民其用心豈不至深厚也乎海內受讀者其仰體盛德之意其君子務端已率物先風化期於刑措其小人務孝慈成俗安分樂業迨於罪戾全其首領長其子孫優游乎昇平之澤冀以弗負國家仁民之心哉陪臣茂卿授簡謹敘所聞於政府者如此享保六年辛丑十月十一日甲斐國臣物茂卿拜手稽首奉教敬撰

紫微字樣敘

初余之釋褐吾藩也。廣澤滕公謹業已以先進擢顯列。從負弩卒。歲時校武儼然爲爪牙。藩邸中焉。然尚且以舊所嫺習在文學。時復與余輩橫經鳴玉出入乎閭闔。得近日月末光沐。上恩拜文綺白金之賜。以比侍從清切之臣者數載矣。則每倚席以退相共聯翩官道上。顧語弗已。或奉 上旨督諸中貴人學。若來視邸史曹事。亦皆接武遙翅。告以前政義等同寮焉。則曹事稍閒。過飲拒臂。相得驩也。蓋公謹爲人魁岸甚口善譚。纒纒乎若霏鋸屑。出文人武。沈洋百氏。旁綜衆藝。人所歆艷。性不甚嗜酒。酒間或及一義。

節事則輒忼慨激烈。怒髮上衝冠。目光炯炯乎。亦不自覺性爲然也。亡何遂中口語以去。及 憲廟賓天。先侯請告。余亦出邸養病。護洲上。以及徙今牛門。以病故不能尋舊驪。脩交其所知識諸君子矣。公謹亦困風塵。不數數相過。然每過未嘗不道故相泣。彼一時也。一日袖其所著紫薇字樣者相視。且言曰。我老矣。凡百嗜好漸以廢落。惟著書乃甚往時。然家貧技雖癢。安所得好帑墨以耗磨之哉。以故王侯每徵亦不甚拒。非彼焉。則高麗繭易水墨難遇也。童生蟻慕頗惡其煩。然以彼其所求。值此其所者。亦不甚厭也。

近者爲一年少所聊蕭之。指擿世所稱內閣字府者。遂成一冊。亦雞肋哉。爲之如何。余受而卒業。則蹶然興而曰。吾東方文章之盛。千百年唯有今日耳。顧書亦然矣哉。解拘攣。破盲瞶。微君乎。海內誰歸也。夫羿善授人。彀率而不能俾鏃相承者。非邪。降格就卑。庸何傷哉。公謹听然笑。因趣梓之。迺詳敘余所以與公謹驩。知識其爲人。弁其首。以俾海內覽者。知區區非公謹本色也。

七經孟子考文敘

先王之道。凝仲尼以傳萬世。知命之言。信哉。故其言曰。文王既歿。文不在斯乎。苟非至德。其孰能與于斯乎。然又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古之不可復反。而道之易失也。不爾。以仲尼之聖。而周流諸夏。訪求弗已。歷二十一年之久。自衛反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若是其艱者。獨何也。後之君子。不體聖人之心。乃徇其眇忽荒昧之說。而信而好古之義。幾乎熄焉。豈不懿哉。秦燹之後。漢建學官。逸文古籍。往往乎出。當其時。經顯門人。殊義亦頗紛然。莫知所適從。而原其所自。蓋皆七十子之徒所傳。迨乎馬鄭諸家。蒐而鳩之。考覈緝綴之勤。其功廣哉。亦

可謂知之次也已。故千載之後，欲求聖人之道者，終不能廢漢儒而它援。爲是故也。宋而後，人喜新說而古註疏束之高閣。鮮有能讀焉者。是阿其所好，沿流忘源，况人非聖人，何必盡善而乃執一以廢百，亦弗思之甚也。今閱世所行古註疏，板刻文滅，不可得而讀之。夫以諸夏聖人之邦，世奉教之弗衰，學士之衆，何限而乃致斯泯泯者，豈非人不體仲尼之心，信而好古之義，熄焉邪？上毛之野，有野參議遺址，乃數百年弦誦之地焉。紀人神生，夙有好古癖，偕州人根遜志者往探之，獲宋本五經正義文具如弁州之言而

較之明諸本，其所缺失皆有之。紕繆悉得，又獲七經孟子古本及論語皇疏校之。其經註頗有異同，而古時跋署可徵，亦唐以前王段古備諸氏所齎來存于此而亡于彼也。生喜如拱壁，遂留二年，罄其藏以歸。因積勩得疾，紀藩羽林將公聞而俛錄上其所校生疾更甚，黽勉從事，呻吟交發，不能辨其爲何聲，顛沛以之。期年而成，疾亦尋差。凡三十有二卷，題曰七經孟子考文，問序于茂卿。茂卿旣悲仲尼之心，而嘉生之善體其心，折言死弗輟，卒能駸功斯文也。又幸諸夏之所逸，而獨歸然乎。吾邦靈祇所衛，千載若新，以

授之生而寵錫海內也。嗚呼！國家文明之化與有
光哉。爲之敘生名鼎，字君彝，先是自紀齋糧跋涉千
里來吾塾中，道旣通，以文學毅于將公幕云。

皇和通歷序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
至，可坐而致也。夫學者莫不苦思焦心以求其至焉
者已，苟有所得，執之不化，以概一切，亦何固也。其究
必至耀已所見以廢故，然故者昔人旣已布諸方策，
何可廢也。彼世儒自幼習讀程朱所故訓，日熟之不
已，以爲是其至焉者，然昔人雖聖乎，烏能先知彼所

爲乎。故守宋儒者不能讀唐宋以前書以通之，是其
所自夸爲知者，顧不愚哉，亦是類耳。予所知平安平
元珪，乃異於是。元珪者，一藝之士也，善歷，蓋學授時
而精焉者，然亦惡固也。盡取史所志漢以來數十家
歷，推而步之，其於故無所不盡心焉耳矣。嘗謂前授
時而有統天守敬之所爲，創彼先得之，世之執一者，
獨歸美授時，冤哉！今貞享歷行于世，而其法藏日官，
元珪乃自思而得之，後獲其書驗之，皆合，亦能言其
紕繆，可不謂精乎。近者作皇和通歷問序于予，予
閱之，吾所用元嘉儀鳳大衍宣明人能言之，至於其

得五紀之年。則自元珪發之。元嘉之前。滌諸人皇之
初。乃立三法以括之。又作為諸捷法附末。元珪之於
歷。可謂左右逢其原者已。亦晰夫故之效也。孟子之
所稱千歲之後。方今之世。其惟元珪與元珪。又有巧
思。嘗創其心。變古渾儀。設機旋輪。一旋一日。須臾而
三百五十四旋。一歲之日。躔月離黃赤道之所交。弦
晦盈食之狀。按日可驗。二十四節。有鐘自鳴。人莫不
嘖嘖驚異。亦其緒餘云。元珪隱銀官而微。其不以此
而自廢。能通一藝。卓然名其家。嗚呼。昇平之世。人皆
知自重者。若斯夫。

郡司火技敘

海內言兵者。亡慮數十家。要之不出於甲越。二氏所
為法。它皆小有所緣飾。易其名以求售者已。何足道
哉。夫兵之毒。莫火若。而火之技。有異端焉。二氏所為
陳前火與弧。而後其戈矛。裹以旌旗。舍馬而徒。彼我
皆然。海內至于今宗之。未有外乎此。以為陳者也。然
當一氏之世。塵塵乎有烏銃耳。烏銃百步而止。火之
毒未弘。故其為陳。若是其整。至矣哉。至于豐王時。則有
發煩諸大礮。屬出焉。其遠可及十里。火力所至。假使
二氏復出。豈能為其陳於前邪。然其物重。不可以移。

其毒暴不可以近人之力。莫之能執。發輒後卻。莫之能制。人物爲虜。是不可以置于陳。故世之爲陳。至于今猶故耳。數十年來。人迺稍稍嫻之。熟或至有一人之力能發百兩者。然亦千百人一人矣。豈足以爲陳哉。予嘗讀戚元敬書。則佛狼機虎踞諸礮車而列之。進退利便。環則象城。儵忽變化。步騎翼之。毒是以神以此爲陳。而後二氏之法可廢矣。祇山東人鮮有能識焉者。及因縣孝孺以見長人郡司君者。迺始得與聞其說。於是乎撫掌大言。天下亡敵也。蓋佛狼機諸礮其邦固有之。君復以其意造礮牀。初備人有旋風

妙用。諸牀皆能畜弗卻。然過十兩則敗。君之牀雖百兩弗復敗。牀凡三曾。下設機轉之。其輻如毛。左右前後。唯意所鄉。蓋礮之爲力。有畜輒激。激斯卻。故人莫如之。何已。君迺以弗畜畜之。而後畜斯弗卻。洵天下之至巧也。君又曰。火之毒在硝。硝之巧在數。丸有輕重。管有短長。劑二者而制之。度短究于三寸九分。遠究于十里。肥人所傳。其數在三極。與大衍焉。是謂衍極。復施諸火箭。彼圓此兌。是以其取數不齊。而會于一。我所矧也。朝鮮諸術。先世所傳也。併錄以遺後人。子盍敘夫人之爲技。皆以見其勇也。君迺制其器。定

其數用之陳而使人各為勇君之為技可謂進於技也。已予既已廢二氏之法而有取於君之技者以之君名信之其先世有為郡司者故以郡司氏見為長馬監云。享保九年甲辰春正月。

南郭初稿序

平安服子遷從予游數歲而業成成則非予不佞所敢當也。近者其門人請梓其南郭初稿者子遷則謀予予曰曷不可。俾誦其詩則泱泱乎美哉盛也。體無所不具材無所不博。蓋刻意滄溟而豈第過之。乃溷溷乎中土之音也。務裁纖巧抑輕俊以就溫厚和平之旨。是足以風也。它日使子遷木鐸一方詩之教庶幾被之一世哉。文亦然然其慧而才敏也。故其巧與俊終或不能全闕之時出之子遷乃無所不有已。予嘗讀經國懷風諸編喟然歎曰。有是哉何其寥寥也。千歲而上唯晁衡藤萬里野篁及吾家納言能唐亦惟僅僅晨星是曷稱日出之邦哉。有樂府曷有所謂郊祀饒歌橫吹三調相和者乎。古詩非其古詩而歌行五七言近體倍蓰之什佰之其精粗庠高亦倍蓰之什佰之。至於文則彼特四六之雄耳其出左入馬吐莊哈騷下及韓柳之長皆振古之所無也。夫千歲

之旨。是足以風也。它日使子遷木鐸一方詩之教庶幾被之一世哉。文亦然然其慧而才敏也。故其巧與俊終或不能全闕之時出之子遷乃無所不有已。予嘗讀經國懷風諸編喟然歎曰。有是哉何其寥寥也。千歲而上唯晁衡藤萬里野篁及吾家納言能唐亦惟僅僅晨星是曷稱日出之邦哉。有樂府曷有所謂郊祀饒歌橫吹三調相和者乎。古詩非其古詩而歌行五七言近體倍蓰之什佰之其精粗庠高亦倍蓰之什佰之。至於文則彼特四六之雄耳其出左入馬吐莊哈騷下及韓柳之長皆振古之所無也。夫千歲

而下。雖無文章可也。千歲之上。亦惟僅僅如彼。則此集之出。豈不爭先日出之邦哉。彼局於世者。瞻忽古唐。局於地者。聽瑩李王。寧知有子遷之業乎。是豈待他日。既足以風一世也。門人之請。曷不可。嗚呼。予老矣。將不及見其二稿三稿者出。故且序以寓爲宰之意云。享保乙巳十月望。

賀秦君五十序

姑丈川勝藤右衛門君者。秦氏也。是歲甲申。寶永改元。行年五十。秋七月二十有四日。正其懸弧之辰也。內姪物部茂卿稱觴而祝曰。自古上壽者。必以華封

三言爲稱首。亡論其尊卑。匪媿秦君食祿七百石。職在執戟。方今世承昇平。四方無虞。士之生斯時。樊曹野戰之功。旣不可獲。許史剖符之幸。亦匪所欲。陞職。曰資。增秩以考。故雖其巧宦者。亦大氏不能出其資。與考之外。而坎軻沈滯。遲遲爲然。且國家之養士。本以取守禦之用。而擇其才諳者。分理庶務。若使皆遷職。則國孰與守。不遷則秩不得增。而富不可祈也。又秦君無子。養同姓之兒爲嗣。以體祖宗之心。則秦之指若干。寔爲多男子。而多男子不可祈也。亡己其壽乎。祇控弦之俗。上勇媮死。習以成性。國于以彊。縱使

行禮集 卷之九
上聖秉化。必族再變。然後可以至於道。故因民之治。就以為教。榮辱貴賤。由此而分。則壽亦不可祈也。與。是何以為祝邪。以夫炎農邁德。其裔以昌。唐虞之世。有若四嶽。文武興周。有若子牙。以迨乎呂政握錄。皇帝其王。守令其侯。曰朕曰制。列于萬世而不渝。然後不血食于中國。而綿綿乎吾。東方者。秦君其人。也。稽諸譜牒。皇政之孫曰孝武王。王生竺區。宋孫孫生法成。成生功滿。寔始歸化。滿生融通。或曰弓月。是生普洞。又曰浦東。其子酒。酒生意美。美生忍。忍生丹。照。照生河。河生國勝。勝生川勝。是曰廣隆。磯城島朝。

大連。其弟川滿。川武滿武之後。或為禁兵。或為伶官。所謂武文。及今散樂師有稱其曹者也。唯川勝食封丹陽。世為爪牙。暨足利氏之末世。有備後守繼氏。其子主水正秀氏。娶明智光秀女。生丹波守廣繼。廣繼之子主水廣明。乃吾秦君之父也。始秀氏在福智山。食賦十八萬石。寔為列藩勝國之時。慮邑大見忌。而詭稱三千。遂為股削。云。烏虜秦君既能以祖宗之心為心。則農岳已降。精神與吾流通。亡閔。是由身而上。千百世一人也。子孫亦能以秦君之心為心。則由身而下。千百世一人也。繼志述業。貽厥孫謀。是亦可以。

行錄集 卷之九
為壽與而富與多男子在其中矣。秦君听然而笑。濟
觴者三。興而請曰。吁。吾乃得吾壽矣。子其亦為吾書
其所以為壽者。傳之吾子孫。庶乎吾壽之不唯能脩
上。而亦能不短下也。遂書以為獻。

賀香國禪師六十敘

不佞茂卿之於香國禪師。曩者從友人田省吾所。稍
稍獲覩其所論著。敘記偈頌及它雜事。心已慕說之
也。嗣乃偕崎人岡玉成一趨品川精舍。實始接其丰
采。聆其譚論。則與共揚。抗上下數千載。氣運所以醇
澆。文章由是樸靡。材習倍徙。心面人殊。代載辭遷。音

因土限古今不相及。而和弗華是若者。疊疊乎言之。
驩然相眎。莫逆乎懷也。爾後雖赤牘一一往還乎余。
護洲之舍。余故困病與嬾。不能覽。暨十數里路。以繼
見乎禪師。而禪師亦不忍塵土其袈裟。以訪予市樓
中。徒爾神交。心照寥寥冥冥之外。三數年于茲矣。雖
然。余每飯。其心未嘗不在鉅鹿之下。又時時聞禪師
口。余事於朝紳間者。不啻如一日之雅也。越正德改
元冬十月哉。生明善畫石生者。齋禪師書至。則謂是
歲禪師甫開六表。而初五適當其誕彌之辰。徵余一
言。以俾稱壽堂下者。識支公方外之交。今日別有一

許詢云爾。夫自南高二公操華音以鼓吹其道而緇
林之嗣遺徽繩餘響。高若靈皎。庠若九僧。駢然奏其
技於左右者何限。復以禪師聲藉甚乎。東都而
東。都人文所藪。澤家階侯。人靈蛇踵。篋籥麈至。輝煌
煥映。其前者又何限。是何所乏乎。觀美而不佞。是問
且也。禪師師乎禪。禪余所不解。余獨識禪師文。文自
禪師土苴。辟諸美人美歌。耳目雙賞。瞽者迺昧其麗
曼。但識縹緲之音。則在瞽者不可罪其無眸子。雖美
人亦何嗔其從旁擊節哉。是禪師所以不余遺者爾。
更上而論之。聖人至孔子。肇文肇儒。六籍不朽。木鐸

徇行。暨乎諸子百家。分鑣背馳。皆循其轍。卽莊周拘
儒滑稽。後衛道者。不得弁髦其文。而瞿曇出世。獨踞
三界之尊。猶且能儒其號。以文中自王。楞嚴維摩。迺
爲藝苑逸品。則自非農賈工虞。凡諸不耕而食。不蠶
而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口有誦。手有畫者。無適非
儒。孰業不文。而况禪師之所長乎。是又余所以無封
畛乎。方內外者爾。故今者之役。請以文壽之。蓋嘗試
論禪師所爲文者。邈焉眇覲。無始而秦漢以降。班馬
韓柳八家七子。氣格風調。色澤神理。纏乎莫不具也。
超焉玄覽。無外而宇宙以內。風雲變態。山川融結。人

情物狀動植靈頑云爲擾擾宛乎莫不畢肖也。要之法不必拘辭不期工。一取諸邈焉超焉之中。以出之唇脣也。宮商鏗如以落之毫素也。丹青炳如古人所謂風水相遇。猝然爲文者。唯禪師爲近之。是豈與世閉門覓句。仰梁著書。瘦爪嘔肝。拮据皆痛者。同年而論哉。大氏文士苦思入心者。滿寸絲是。往往夭其天年。而禪師則不然。何者。遊戲所至。吐嗟便辯。手無待思。意隨筆至。萬物爲其使役。玩群象於股掌。以此爲文。何文不娛。以此爲壽。何壽不長。不則安有齡周甲子。而聰明矍鑠如禪師者乎。方今國家緝熙奎壁。

騰輝。昌明敦龐之化。決於海內。械楮作成。故不乏才。而天又篤生偉人。俾其旁扶世教。以洋溢右文之懿。於憲網之外者。抑禪師不亦其人哉。是則其壽踰七跨八。以登期頤。而比隆龍樹之齡焉。何其可量也乎。何其可量也乎。予不佞亦將托禪師之庇。執觚簡而俟。以終今日之誼也。

壽下館侯五十之初度序

是歲正德乙未。下館侯行年五十矣。覽揆之辰。實爲十二月辛丑。則自友邦六七君侯。或姻好。或不。暨舊所與共事。先朝侍從之臣。誓御大夫。出而奉朝請。

者。以至於其它。貴介公子薦紳先生之徒。諾所與侯游處。相厚善者。咸莫不各篚其篚。脩其辭。以言其所爲。欲祝侯之意。而致諸下執事。爲之壽也。是日蓋滿堂云。則有客遠自金華之陰來。見物子牛門之廬者。旣見。再拜以請曰。某者塞以外鄙人也。昔嘗仕于上國。有獲戾於其君焉。乃以不能自靖乎位也。承浙以去。去之日。舊君俾其士師大索國中。弗獲也。則將以窮諸海內。而錮某之所往焉。當是時。某殆乎不能追其死矣。而唯侯之一言。乃得以紓舊君之怒。俾某不死者。豈非侯之錫乎。然侯未嘗有一日驩于某也。而

直道以言之。是豈有德心哉。則天地之德矣。某蠢愚。豈敢一日能忘天地之德邪。某昔在上國。亦嘗習聞於侯齒。與其嶽降之日。則奮然思欲效一言之祝于侯。以及今日之事。而不可過也。以故不遠千里。裹糧南來。乃路過于常山之麓。侯之封國也。則見一丈人植杖其道。傍與少者相顧語焉。丈人曰。天邪。父母邪。我侯之封於斯邦也。十有餘年于茲。而民不死乎刑矣。以我燥髮所睹記。先祖考所傳道者。未有侯之盛也。少者曰。烏乎。胡以能長我侯之齡。以終我世乎哉。胡以能俾我侯有子善肖之。以終我子孫之世乎哉。

胡以能恢大我侯之封。以俾我親戚兄弟在竟外者。皆霑其德乎哉。某怪焉。語以今日之事。則不識也。曰。侯家典禮。何有乎我儕小人。小人每飯焉。則其心未嘗不在我侯也。是已。某於是幡然以爲是。雖古之善禱。莫之尚已。何必稱觴薦其辭。侯之前。而後爲爲祝也。某居嘗所爲祝乎。侯者。亦乃天保不帝哉。朝焉。則欲其如日之升矣。莫焉。則欲其如月之恒矣。瞻彼南山焉。則欲其壽之不騫不崩矣。瞻彼川流焉。則欲其福祿方至。以莫不增矣。于岡焉乎。如岡矣。于阜焉乎。如阜矣。于丘陵焉乎。如丘陵矣。于松柏之茂焉乎。則

亦欲其如莫或不承矣。是可以已邪。然未有以辯也。故又枉道子之廬。而敢子之教。是請物子聞之。喟然嘆以興曰。侯之德。其遠矣哉。遠者壽之徵也。夫有識焉。有不識焉。莫不皆頌侯之德焉。有至焉。有不至焉。莫不皆欲侯之壽焉。其斯之謂遠也邪。夫今日之事。堂上之辭。亦莫不皆頌侯之德已。其友邦之君。則能言侯之善隣乎。姻好稱仁。否者義乎。其舊所與共事者。則侍從之臣。稱忠乎。摯御大夫。稱敬乎。出而奉朝請者。亦能言其同寅協共之懿乎。貴介公子。以禮薦紳先生。以道藝諸所與侯游處。相厚善者。亦各莫不

皆致其所爲欲祝侯之辭已然是皆侯之所素識焉而分當至焉者其辭雖人人殊要之豈皆出於華封天保之上哉唯客與丈人之言而後識侯之德遠矣哉侯之壽豈有窮已乎夫頌其德而至於天地焉悠久之徵非邪不佞茂卿侯之外臣也迺蒙弗鄙延而相見一堂之上歲時則五馬之貴儼然以辱臨乎敝廬焉則又以其同齒而其雲漢之章亦嘗賁及其丘園焉則欲一言以頌侯德祝侯壽而不可得也而今而後乃始得其辭哉夫有識焉有不識焉有至焉有不至焉分定故也爾旋吾其代爾而稱爾祝于侯之

前哉則常山丈人亦與有榮哉客大喜再拜而去遂錄其言以致諸下執事嗚呼侯之德遠矣哉其不識焉而不至焉者亦何限侯之壽果乎其莫有窮已也

同齋越先生八十壽序

同齋先生席纍世膺仕之資加以侍從之勞業已儼然顯爲諸大醫先生祭酒者數十年矣是歲享保之辛丑年寔八十而正月十有九日丁巳爲其皇覽之辰也則自親戚知友暨乎門生義故麇然聚而謀所以壽先生焉迺君瑞徵余文余不佞以諸侯之臣抱病乎跼伏北門之郊而甕牖篳戶之與鄰唯丘里之

言是嫺則烏能脩辭樽俎之上。以中先生之驩。雖然。先生者先子之執也。而余又辱君瑞從游。則又烏能辭。惟夫。國家融朗敦龐之化。洋溢乎四海。旁皇乎天地。玉燭所燭。和風翔而甘雨施者。殆踰百年之久。而民之霑濡沐浴其德也。上焉文恬武熙。莫所事事。下焉鼓腹含哺。于我何有哉。是壽繇也。時或燠寒之少忒。而淫厲札瘥之闕其化。則有諸大醫先生。操其刀圭。齊以湯液。解孽起瘳。生死肉骨。以俾斯民。克烝烝於壽。以輔。皇上之仁於下焉。則古人等其功烈。亞諸良將之治者。豈虛語哉。是亦壽繇也。然其或爲

名高所使。或爲其糈而奔趨營求之。弗遑。蘧篲戚施。無所不至。以滑其和。以夭其天年者。世豈尠哉。亦非天嗇其報也。迺急其報於橐之過也。惟先生不然。先生之先人。起家勝國之際。其所以扶創夷於兵革之餘。納諸曠蕩之澤。蓋與。國家更始焉。遂守其鴻術。仁與世邁。益茂昌其業。以至先生之身。亦踰百年之久。是以望高家富。迥出儕輩。是豈世之食其伎者。倫哉。余又聞之先子之言。曰。先生者君子人也。亦惟種澹爲性。孝友爲植。樂善博施。忠信以行之。不棄人之急。不利人之厄。寧玷其名。孰若濟物。寧喪其穫。孰若

名錄集卷之九
六
範我又蚤聞至人之道。蟬蛻塵瑩之表。金心不滓。皦若冰雪。故無赫赫之譽。而有恂恂之行。者。惟先生爲爾。是天之所以貺於先生。歛數世之仁。厚集諸其身。而先生迺薄享之。則先生之壽。固其所哉。方今君瑞績學弗怠。克家弗殆。行將廓培其仁。以濟奕世之美。夫其所以孝事先生而養其志。豈徒滫瀡甘旨溫清與色已哉。則先生其無憂乎。惟人憂斯損壽。有子若斯。將又何憂。先生之壽。殆未有艾也。八十曰耄。先生耄而未耄。由耄而耄。以至期頤。先生之壽。豈有艾哉。君瑞於是乎興再拜言曰。珪雖不敏。願服膺子之言。

以長事家君焉。庶以免其罪戾。邪。不翅家君之幸也。物子亦再拜曰。果爾。先生之壽。愈益莫有艾已。不佞幸甚。則賦南山有臺之章。以爲先生壽。

復軒板君六十序

不佞茂卿。十四五時。從先君子。東游于房。總總之南。蓋有帆丘之山云。迺板倉氏之虛也。荒廢百年。城復于隍。然其顛猶有壘壁臺池之遺。隱隱可睹已。左控高原。右帶瀟水。東嚮以踞。屬鄉二十有四。可俯窺焉。外之九十九里之沙。大海銜之。遙碧彎彎。然風雨或晦。滔天之濤。若蹴林杪。以來者焉。時時陟其顛。以眺

日月之所繇出。雲物之所儵忽。變眩風颯。颯然以來。其下彷彿乎。若有蓬萊靈仙之宅。神之與往。冀之不可得也。惘惘然以下。下則或與鄉父老相語。頗有能道勝國時事者。偉其戰績。歷歷指言之。若在目也。悵然以想。然當其時。寧何能識其裔孫爲誰某。今在何處邪。暨乎十許年前。與武文安相識。而得見其嶽尊復軒君者。迺友庵先生之外孫也。友庵先生者。則吾姑丈李庵先生之叔父也。語次所及。爲之惋然。今年春。復軒君儼然辱臨。尋其舊盟。又携其仲子美仲。爲行束脩以見之。美仲年甫十六。聰慧善詩文。才思日

上。汗血駒也。亦惟復軒君好讀書。六十年如一日。烝烝之化。有以被之。講業之餘。時聞美仲之敘其先世也。迺始識帆丘之後。是其人矣。則爲之恍然。居亡何。六月九日。爲復軒君覽揆之辰也。美仲來而謀所以爲之壽侑其觴者。物子曰。吾豈敢也。吾聞之。昔者豐王之東征也。偏師以徇房。總一日而下數十城。帆丘與焉。數十城之裔。散爲庶人。其僅得以仕于諸侯之邦。而列君子林者。可俛指數。猶以爲幸哉。迺尊公委質親藩。值風雲之會。爲代來臣。當其世。而獲奮然致身。本朝之上。三增秩爲今官。何榮也。在公之暇。迺

好讀書六十年如一日弗倦何健也子昆季二人或武或文咸奉教幹其蠱何樂也是其福祿之來滾滾乎未已豈容予言且也室町氏以際勝國人之無壽者久矣值天地之不好德人日尋干戈三百餘年君之先城帆丘者豈非其時乎于其時雖有仁人君子不能躬享之福而必貽諸後世惟我神祖降德于下民離其塗炭列朝累洽仁霈乎無外而天地不愛福故人之多壽宜莫今日若矣以尊公而值今之時雖無先世之積以發必將裕諸其躬也是豈容予言雖然尊公承帆丘之後而弗能躬目其勝也予躬目

其勝而弗獲其人歷數十年而弗能忘于懷今獲之尊公者是宜若不無予言況有家世之舊也況子之命之也迺作詩五章授之觴者

帆丘崑崑以瞰大海大海無涯福祿何已君子以耆
一章維海出風其來自東草木美好福祿攸造君子其老
二章維海出雲降雨芬芬百穀咸膏福祿浩浩無缺
君子其耄
三章維海之谷吐日飲月經天無極福祿靈草歲蕤君子味之
四章維海之洲列仙攸游詒我期頤
五章

縣先生八十序

是歲次公復從侯述職來于東也。越九月將還，乃請予曰：家大人齡已及耄矣，孝孺貧，無以爲壽，請先生之言，以爲家大人驩。予惟始次公之從予游也。縣先生乃一造予以相見，距于今殆且二十有餘年矣。聞今次公學大孚于上下，日橫經君大夫所，晷弗遑給。而國中諸子弟來受業者，屢恒盈戶。值其亡，不肖還以疾，則縣先生爲之口授句逗曰：吾其代孝孺勞哉。以次公之從侯述職東西無虛歲，而縣氏之徒比它博士淹國者，獨盛以此。憶縣先生年長於予二十許，今旣八十，邪何壯也。予則僅者，備甚。一切謝生徒，以

絕物貽誚，又何異也。且今教者，皆不肖躬親授句逗，下惟深居，罕見其面，乃以弟子久次而使之代，是常耳。今學者訓故，貿亂章句，弗又職此之由。夫臯比之上，高譚眇論，旁若無人，望之尊倨，乃孰能屑屑然日與群童子偕，逐行尋墨，頽昂其首。吾伊聲承其脰，以囁嚅一章數十過，尚且諄諄乎弗已也。縣先生久已儼然爲大邦師氏，乃以次公從予游也。居常推之以爲弗及，卑以自牧，謙讓以之。父子之際，雖天性教而弗勸，無遺細物。其諸古有道君子之行，非邪。且縣先生長於予二十許，雖不我學乎，其亦知我焉。不爾，其

必固守所聞。不知世載文以遷。謂是我職也。而欲身自效之。父子相難。如向歆異見。必不爾也。蓋縣先生先獲我心者。也。顧謙讓未遑。竢其子以發。不爾。士所獨見。昭曠三公不易。豈肯執射執御。不辭其卑。汝出我處。一左一右。各更其爲。以底其成也。是縣先生雖不我學乎。既先獲我心焉。假使微吾子之請。予何已乎。曩者次公居予塾中。三年乃歸。歸五年。值朝鮮聘使之來也。舟泊赤關。其人素稱嫺文學。於是海內學士。砥其藝以求一相當。次公亦且往試之。則彼逡巡不敢當其鋒。由此次公名隆隆以起。諸海內學士。莫

有不識其名者。久之。今侯益鄉文學。築宮其國中。以館國子。既稟稱之。歲時祀先聖先師。惟肅則國人翕然化之。蓋次公與有力焉。而諸受業次公者。若和某田某井某等數十人。彬彬然以興。弦誦之聲。達諸四竟。假之數年。行將軼西京。比隆東都。何其盛也。縣先生實使之焉。夫士居則孰不云吾有志焉。方今海內無事。士大夫皆世祿世官。官無知愚。各守其成。故昇平百年。人無知愚。亦百年。所乏者人。而士職微秩卑。有志何能爲。萬一遭遇。陳力就列。任使無人。拮据獨勞。亦將何能爲。是昇平之憂也。是以文王作人。仲尼

樂育英才。故曰學校者治之本也。儒者之事也。以此觀之。吾黨士。獲志能行於當世者。宜莫次公若也。縣先生其樂乎。傳曰。知者樂。仁者壽。縣先生者可謂兼之已。若夫世俗所稱道。童顏鬢須髮。健啖食。行步行。男女畢婚嫁。日坐堂皇。含飴弄孫。娛其餘年。亦何足言哉。臨次公之行。乃賦詩八章以授之。俾誦於縣先生前。侑之酒。

翬彼頽宮。維侯經始。維斯髦士。師氏所肄。其一頽宮既落。金石有縣。青青者衿。威儀可選。其二于弦于歌。青青者衿。黃鳥來止。上下其音。其三瞻彼杏壇。有華

其翮。青青者衿。時雍於變。其四青青者衿。鬱兮有作。維斯師氏。與侯偕樂。其五所樂維何。狂簡成章。濟濟多士。邦家之祥。其六其祥維何。鳳邪麇邪。等而下之。有偉彪如。其七維昔老彭。造士三千。師氏錫類。侯萬斯年。其八

